



險死還生？

波濤拍崖捲起了如霞霧般的水氣，海鷗飛揚覓食的嗶聲，強烈的季候風吹起營布相拍聲音，鐵鎚將陳釘擊進石縫那清脆的撞擊聲，攀石者互傳口號聲此起彼落的錄音機播出的悠揚音樂，旅行人仕的嘻笑叫喊聲，使整個偏處鯉魚門外寂靜的東龍島（M LAN TONG ISLAND GR209639KV）熱鬧起來了，在七八年除夕及七九年元旦，這裏聚集了六十多位精力充沛，矯若游龍和精神飽滿的小伙子，個個磨拳擦掌整裝待發，預備一展身手騎在那東龍島的海崖上。這羣熱血青年都是來自社會上各個攀石會，青年中心及青年服務團體，抱著與大自然交往，進行攀石活動，結交朋友和歡渡新年的目的參加由本人舉辦野外雜誌社贊助的「一九七八——七九年東龍島攀石大露營」。在此謹借一角向各個參加團體及各位參加者致以深切感謝。

由筲箕灣碼頭迎着曙光，在那搖盪不定的街渡上，不消半小時已望到了那顯示東龍島的標誌——山頂的「菱角石」。當我們這羣裝備像登喜馬拉雅山峯般的「腳伕」上岸後，繞過左手邊的豬屋後大約十五分鐘，位於此島東北角的長涌角營地在望了。在我眼前的是一幅真真正正的田園景色，木柱和

鐵片搭成矮矮的村屋，數畝的田莊，一條流水淙淙的小溪及一望無際的海洋，加上浩瀚的波濤，可以成為一張沙龍相片，但可惜瞬間便已經被我們那十數個顏色鮮艷，各式各款的營幕所遮蓋了。晴朗的天氣，溫暖的冬季，和煦的陽光正是個不折不扣的攀石好日子，暗讀老天真給我一個好機會，可惜，當日強烈的東北季候風把我整個人險些吹起來了，營幕也幾乎被它扯起，但它卻絲毫不能動搖我們征服東龍島的信心。

東龍島——一個把守鯉魚門海峽的孤島，居住著數十家漁民及養豬的守島人，它不失為一個漁民的避風站，可惜除了在東北角的大東電報局的發射站及燈塔外，此島居民根本無法與外界聯絡，其著名的地方就是在東北角那長滿雜草佈滿蛇蟲鼠蟻的廢棄堡壘，和在七百五十呎高山上的幾間未被旅行隊塗污的廢屋，西北邊的古代龍鳳石刻及最著名的海蝕洞和海崖了。

講及海崖時，必須提及這歷有攀石勝地之稱的南堂島，各位攀石熱愛人仕在此可以真正享受一下寧靜及安詳的攀石樂，在島的東北角終年大浪滔天，造出了一全港最驚險刺激及尚未全部被開發的海



參加「東龍島攀石大露營」之部份營友

崖，她並不適合初學者的，很多艱難的長線，其難度都被英國攀山協會（B. M. C.）。這是因為炎熱的天氣，濕滑的靴鞋，積水的石面，暴露及滑砂浮石，使各線難度大致上增加了。

我們這羣小伙子集合起來討論了一些安全細則及互相介紹之後，大伙兒便往北走，那裏有一高約百呎的海崖，那就是供我們練習沿繩下降的理想地方，隨著便繞過廢棄堡壘的岬角（NEAD LAND）觀看適合攀爬技巧牆（Technigual wall）。後再經營地向南上山，不消數分鐘便見到一條巨大的海蝕溝，首先發現一塊如球形的巨石，那就是指南中所提及的鸞屋（Heron's House）所在地，眺望海溝左方是海溝峭壁「左牆」（Sea gully cliffs left wall）已正在蒼翠的草坡岬角下；右邊是海溝峭壁「右牆」（Right wall），沿海蝕石溝步行而下便見到著名的東龍島海蝕洞（Burbel Door）貫穿了「左牆」。我站在海蝕洞上的岬角向大家介紹相距百呎外的右牆，及近海成之字形石隙的「壓力板坡」（Carine slab），中樞板坡及宏偉板坡，相機內的菲林轉過了無數格之後，島上的各大名勝已為大家瀏覽過後，我們的攀石活動便開始了。

營地北面與佛堂門遙遙相對的海溝石牆上，我嘗試領攀該處約七十呎高石牆，但在五十呎高左右的一棧道（Ledge）上欲以覆手下壓（Mentlself）上攀，但恐怖的事情降臨了，我以右手挺身以拉抓方法欲將身騰起時，發覺整塊的數噸重的巨石竟然能移動的，當時我是一輩子也未嘗試過有如此的恐怖感，我也覺得面無血色，雙手發抖，於是馬上將控索套過一塊鞏固的石頁以沿繩下降方法返回佈滿大石的石灘上，拭了一把汗。為免有意外發生，於是整隊便移師坡頂上以三點纏固法在那裏作沿繩下降活動，對於未成為攀石狂之前對沿繩下降活動的刺激感與及速度感是會極之欣賞的。

當安頓了這一部份之後，我為著滿足攀石的興趣，便往南走到海溝峭壁的右牆上觀看香港攀山協會（H. K.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的成員在海溝開始大約五至六十呎的石牆上練習，由於該幅牆經年累月被海浪及東北季候風吹襲，石塊向下跌出成向外傾斜的石角，缺乏重力抓及良好的手抓點，況且岩石風化，浮石特多，當日能將人也吹動的東北季候風將浪濤濺起千丈高，水花濺滿了石場，更加大其難度，所以在海溝末段右牆上的兩

譯自A TRUE BOOK OF MOUNTAINEERING

最早登上 歐洲最高峯的 攀山祖先

RONARD CLARK 著作

威廉譯

全歐陸最高的山峯——萬寶龍山（Moutblanc）（蘇聯境內例外）山高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二呎，直插入雲海中，係亞爾卑斯山系衆多山脈中的一個最高的山峯，連接著瑞士與意大利邊界上。在天氣晴朗時，可由瑞士日內瓦湖（Lake of Geneva）眺望清楚玲瓏它底頂峯，及至能見到由頂峯滑下的冰川和河谷。

早於一七六零年，建在萬寶龍山下的一個瑞士出名村莊——真武勒斯（Chamonix）的居民已渴望能登上此山之峯，但由於從前的平民以為雪線以上係魔鬼居住的地方，若果騷擾魔鬼的話定遭劫禍，於是很多登山者皆半途而廢。後來，有一名富有的年青日內瓦科學家荷蘭西·索數尼（Horace Benedict de Saussure）該年曾到訪真武勒斯並出巨額的獎賞，獎勵任何能找到一條最成功的途徑上此山的頂峯的攀山者，雖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可

惜的是就算許多當地的狩獵者及採礦者冒險地利用冰川的路上山，但依然無人能達其頂峯。該批冒險家最多只能抵達一叫蒙特利的山咀（Montagne de la Cote）在通往山峯中的冰河中部因天氣嚴寒積雪及高山難於呼吸的關係而被迫折回。

但在荷蘭西出獎賞過後的小半個世紀後，即公元一七八六年，終於有兩名真武勒斯的居民勇闖此峯之頂。其中一人是馬獅龍·柏加尼爾（Michel·Gabriel·Paccard）是一名醫生，他極欲設置一些科學儀器在山頂；另一名則是一狩獵者積傑士·比密（Jacques·Balmat），他純粹為著名譽及興趣而極欲攀登此峯。因為一次極之偶然的機會，積傑士因雪的反射而被太陽光嚴重的炙傷（Sunburnt）而到馬獅龍的診所診治而談起後，便共謀大計征服此雪線上的山峯。

一七八六年的夏季，他倆靜靜的計劃好一切，



最早登上歐洲最高峯的攀山祖先

更為了不讓山下的村民知道，他倆各自出發，只有他們的妻子才知道他倆的計劃。第一晚，他倆便像蠶蛹包裹著就睡在蒙特利的一塊大石牆下。太陽出得很早，於大約凌晨二時左右，便呼喚他們起步，幾經艱辛他倆終於到達了狄·達高尼冰川（Glacier de Tacconay）。越過此冰川後下一個阻礙便是格蘭士·穆尼斯（Grands·Mulets），他們需要攀爬一系列在積雪遮蓋下的岩牆，大約中午時分，他們已過了格蘭士石場，而到一夾在兩系列石場中積著白茫茫冰雪的斜坡堡治·卜芝（Pochers·Rouges）係最後直達山峯的阻礙點，積傑士和馬獅龍便是人類最初越過此雪線的人，每移動一步整個人亦差不多全陷在雪堆中，舉步非常之艱難，慶幸地他倆於未到黃昏前已到達萬寶龍的山峯上。

積傑士稍後在記錄上寫著：「我腳下的每一樣

都係屬於我的。我就是萬寶龍的主峯，我就是全歐最高所在地。」後來，他又記錄謂他是領攀全線直達此峯的，但馬獅龍亦同樣向外界發表謂他亦領攀全線。但結果在五十年後，歷史家發現了積傑士所領攀的次數與馬獅龍實在相同。致此被譽為無法抵達的歐洲最高山峯已被攻破了。世人至此便知萬寶龍山是可以被征服的。

但當時的人亦有疑問，他們不但發覺雪線上呼吸固然困難，再且攀下山是否安全，會否跌下冰川而被凍死，亦屬一大問題！而當荷蘭西·索數尼獲知此消息後便馬上到達真武勒斯與十九名嚮導登上此峯，並在峯頂裝置許多科學儀器。此消息不久之後便被傳遍整個歐洲大陸，攀山運動且成為最時興的嗜好了，很多名人和好手便陸續登上此峯，尤其係英國人且為此而著書立說。